



谍海女特工

女名 大观 云系 列风

李晶霞 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

谍海女特工

李晶霞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3 号

风云名女系列大观——谍海女特工

编著：李晶霞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9.2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9-373-3/G·462 定价：全套：64.00 元
本册：6.40 元

目 录

§ 1. 窃取英—19 坦克设计图的谍海女王	
玛塔·哈丽	(1)
§ 2. 被“美男子”俘获的女处长 付金英	(15)
§ 3. 卖身求荣的东洋魔女 川岛芳子	(73)
§ 4. 为报家仇毁“长城”的妓女 蓝春	(104)
§ 5. 窃取日本工业尖端技术的谍工 娜塔莎	(120)
§ 6. 身挂勋章的梅毒病患者 玛丽	(133)
§ 7. 在淞沪大战前窃取绝密情报的美女	
南造云子	(143)
§ 8. 特殊领域施展特殊才能的奇女子	
戴安娜·詹尼斯	(157)
§ 9. 外交官身边的超级国际女谍 辛西娅	(173)
§ 10. 858 次航班上的“真由美” 金顺姬	(198)
§ 11. 设圈套连连出马的“花大姐” 向影心	(210)
§ 12. 疯狂加风流的“女插队” 白菲	(221)
§ 13. 西班牙海滨疗养院飞来的“百灵鸟”	
马尔塔·莉莎	(232)

窃取英——19 坦克设计图的谍海女王

玛塔·哈丽

玛塔·哈丽是世界间谍史上最出名的女谍，人称“谍海女王”，她的诱惑力连总统、首相也难以自禁。

德军策划美人计

德军对莫尔根早就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个很难对付的人。莫尔根多年在法军的机要和情报部门工作。几十年来谨慎小心，忠于职守，丝毫不差，在法军机要部门掌管机要文件，从未出过差错，并且还具有反间谍的知识和经验。因此，法军大本营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份超级密件存在莫尔根的家中，德军深知，要想从莫尔根的秘密保险柜中盗取图纸，真是难上加难。

德军统帅部对这份设计图非常关注，下死令要求德军情报部无论如何要在近期内把图纸搞到手。德军情报部研究了几套方案，结果都认为难以达到目的。一个方案是派武装人员潜入法国，秘密劫持莫尔根，要出图纸。但是莫尔根对法军忠心耿耿，恐怕杀了他也不会交出来；另一个方案是派潜武装人员秘密闯入莫尔根的家，在其家中搜查，但不知保险柜放在哪里，根据判断肯定不会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即使找到保险柜，开启也很难办到，并且这种行动时间不能太长，响动不能太大。这两种方案都被否决了。最后，他们想到了当时就在巴黎的女间谍玛塔·哈丽。认为如果让哈丽去用美人计打动莫尔根，就有希望从莫尔根手中窃取设计图，因此下令由玛塔·哈丽在短时间内获取该图。

超级女谍玛塔·哈丽

玛塔·哈丽是世界间谍史上最出名的女谍，人称“谍海女王”，她的名字已经成为杰出女谍的代称，如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就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丽”。七十多年来，哈丽的谍技经常是西方间谍专家们谈论的话题。哈丽在德军情报部的代号是 H—21。

哈丽是荷兰人与爪哇人的混血儿，天生丽质，美艳绝伦。她的一头金发，飘逸动人，肤色白晰，玲珑剔透。高挑的身材，胸部和臀部十分丰满，特别是一对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格外传神，眨眼之间，秋波撩人；轮廓分明的嘴唇，涂上口红，极富性感。任何一个男人在她的面前，都会被她的楚楚风姿所打动。当时的法国报刊上称她拥有“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美貌”，是“造物主最完美的人体作品”。哈丽不仅有美妙的容貌和身段，而且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更会卖弄风情，是勾引男人的老手。她凭借自身的“本钱”，再加上有大舞星的身份作掩饰，接触达官贵人顺理成章，因此在巴黎从事间谍活动多年而不暴露。

哈丽当时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名噪一时，左右逢源，征服了不少英法联军中的军政要员，从这些要员身上获取了大量情报，为柏林立下赫赫战功。例如，她曾经从英军总司令基钦纳的嘴里打听到了英军“汉普夏”号巡洋舰的起航日期和航线，密报德军海军部。结果这艘被德军视为心腹大患的巨舰在航行途中被德国潜艇的渔雷击沉。随舰的基钦纳在葬身鱼腹时，也丝毫没有想到竟是那位钟情的美女出卖了他。这样“惊人的成功”，哈丽不在少数。战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她的密报至少使联军多损失几十万人。

猎获莫尔根

哈丽接到命令后，心里很犯嘀咕，她在巴黎多年，经常和英法联军中的大人物接触，当然知道莫尔根其人。她不仅深知莫尔根很难对付，并且也耳闻莫尔根个人生活谨慎，追逐女人的欲望不强，且年近六十，风月场中很少露面，接近莫尔根相当困难。不和莫尔根拉上关系，图纸就没有办法弄到手。这个

任务真是太难办了。但是，她凭借多年屡屡得手的自信心，仍然是淡然一笑，当即回电“静候佳音”。

哈丽在家中苦思冥想和莫尔根拉关系的办法，她认为还是在舞会上比较自然。哈丽决定马上筹备家庭舞会，准备了上等鸡尾酒和甜点，舞厅布置得金壁辉煌，典雅豪华，请了巴黎最著名的管弦乐队伴奏。哈丽举办家庭舞会是常事，但这次准备得格外细致周到。这次舞会准备请英法联军的参谋长、海军部长、巴黎市长、巴黎报界要人等，但怎样去请莫尔根，哈丽很费思量。莫尔根是法军的机要官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她的舞会，这次突然去请，就会显得不太顺乎情理，一旦引起莫尔根的怀疑，那就一切都完了。哈丽不愧是一代名谍，她想到了她当时最相好的、多次上床的海军部长的生日，就快到了，决定舞会在海军部长生日那天举办。她找到这位白胡子老头，先是温存了一番，然后喝了香槟，在情热愉快的时候，双双宽衣解带，床上的一番柔情蜜意自不必说，把个老头子弄得心花怒放。完事之后，哈丽说了一番感激近年来资助自己的话后，又说自己还记得他的生日是某月某日，我要举办一个舞会为您庆祝生日。这又得到海军部长的极大欢心。哈丽又说，为了使您的生日更风光，更有脸面，由您请您的朋友与同事来参加。接着装作漫不经心的点了几位大人物的名字，当然莫尔根的名字自然也在这些名字中间。海军部长的生日，被邀请不参加是不礼貌的，这样莫尔根真的前来参加舞会了。

在舞会上，哈丽自然大方地同莫尔根相识，对于莫尔根来说，哈丽的美艳他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在一起跳过舞，也没有交过谈，因此在他心目中哈丽还不占有什么位置。这次舞会就不同了。哈丽在与几位资深的将军要员跳了几曲之后，自己解释说出于礼貌也要请莫尔根跳一曲。今天哈丽打扮得尤为美

妙动人，特地选一件前胸开领很低的晚礼服，白晰干净的胸脯，乳沟全露出来了，两只坚挺圆浑的乳房露出了三分之二，身上的著名法国香水芬芳扑鼻。莫尔根搂着这样的美人，再坚定的意志也不由他不热血沸腾。再加上莫尔根夫人已去世多年，对女人的身体多年没有碰过，怎么不由他不脸红心跳。哈丽两只大眼睛频送秋波，口里轻声细语说着若隐若现的情话，并且主动向莫尔根靠得很近，两只鼓胀的乳峰在莫尔根胸脯上擦来擦去。莫尔根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两眼发直，语无伦次，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优美的乐曲骤然停止，莫尔根才缓过神来，连这曲舞是华尔兹还是探戈都不知道了。这场舞会下来，哈丽的情影总是出现在眼前，弄得几天几夜寝食不安，自觉不自觉地盼着再能见到哈丽。

舞会过后不几天，哈丽坐着老式“黑老虎”轿车去参加女友的聚会。车开到莫尔根家附近突然熄火，司机下车去修车，怎么也修不好，哈丽显得很着急，催着司机找个有车的人来帮助修理。司机看到附近莫尔根家的汽车房，就去敲莫尔根的家门，恰好莫尔根在家，出来一看，有位贵妇人坐在车里，觉得面熟，再细看正是哈丽。司机讲明原委，莫尔根当然乐于帮助。莫尔根兴奋地走到哈丽车前，热情地和哈丽打招呼，哈丽却装着陌生人一样，显得沉重庄重，不愿与男人来往的样子。等莫尔根讲起前几天的舞会，哈丽才热情起来，莫尔根指点司机怎样修理，然后对哈丽说：“夫人，在司机修车的时候，愿意一起喝一杯吗？”哈丽装着不便打扰又盛情难却的样子，勉强表示可以。在莫尔根家里，他们边喝甜酒边谈起了家常，这给莫尔根一个良好的印象。

第二天，哈丽以表示对莫尔根帮助修车的感谢之情为由，前来拜访答谢莫尔根，使莫尔根喜出望外。这次的谈话就轻松

多了，哈丽自然地叙说了自己前夫在战争中被法西斯杀害，流露了对德国的仇恨。并说自己没有办法生活，才会做舞星，不得不与某些人物交往，多么想有个可靠的伴侣，多么想过安宁清静的生活。莫尔根听了这些话，心情有些荡漾，自觉不自觉地紧挨哈丽坐下来，大脚和手臂故意去碰哈丽，但是哈丽却表现得十分冷静持重，不为所动。这又给莫尔根以良好的印象。后来几次见面，两人由交谈投机到相见恨晚。老练的哈丽不失时机地驾轻就熟地向莫尔根表示了“爱慕之情”，莫尔根受宠若惊，兴奋不已。这样美丽多情又正派庄重的名人，能够倾心于自己，真是老来有福。

和莫尔根的关系达到了这一步，哈丽的信心增强了，便胸有成竹，得意洋洋地向柏林电告：“目标”已俘获，第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非正式家庭主妇

经过一个阶段的亲密交往，哈丽使莫尔根觉得她是个可以信赖的女人，莫尔根觉得晚年得到了红颜知己，哈丽也把莫尔根当成终身的依靠。两人的接触更频繁了，在花前月下，柔情蜜意，在谈情说爱当中，哈丽不时殷勤地表现出对莫尔根的关怀和崇敬，使莫尔根经常感到处在幸福之中。

在一个布满阴云的下午，哈丽又来到了莫尔根的家中，这时候就不用再找什么顺理成章的借口了，莫尔根也总是盼着哈丽能够光顾。两人喝着咖啡，兴致勃勃，谈着情话，这时哈丽对莫尔根的抚摸和接吻已经不是半推半就了，而是有意使出手段，让敏感部位接近莫尔根，挑逗莫尔根主动来靠近自己。这方面哈丽当然是老手，既自然又羞涩，越是这样，莫尔根欲望就越强烈。阴天气压低，屋里有点闷热，哈丽终于显得忍受

不住，脱下了外衣，一袭薄纱裹着美妙的胴体显得更具诱惑力，直弄得莫尔根眼红心热，恨不得立刻将眼前的尤物搂在怀里。但莫尔根是个有身份的人，不好意思轻举妄动，这当然逃不脱哈丽的眼睛。等哈丽表示要走的时候，天已经下起了大雨，莫尔根顺情说了一句，这么大的雨天你可怎么走呢？今天能否住在这里的话。这当然正中哈丽下怀，表现出面有难色又无可奈何的神情，这一晚哈丽就在莫尔根的家度过了。哈丽使出女人特有的温柔，风情万种，使莫尔根十分销魂。有了这一次，两人的关系就更不一般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哈丽千方百计在谈情说爱时不露痕迹地套取金库放的位置和开金库的诀窍。然而，她意外的发现，这老头虽然已经坠入情网，但仍守口如瓶，滴水不露。她费尽心机，却毫无所获。反而使哈丽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再套下去，一时走嘴，让莫尔根发现疑点，恐怕就要前功尽弃了。

这时，德国情报部不断来电询问进展情况，哈丽无脸回报，但她决不甘心也不相信自己这次真的碰壁了，因为她所向无敌，从不翻船。她意识到必须继续加深同莫尔根的关系，能够经常在莫尔根的身边，甚至打入他的家中去，就有机会弄清金库的位置。哈丽有了这个主意，在与莫尔根柔情蜜意尽欢之后，都以要考虑社会影响和社会舆论为借口，说这样明来暗往，长此下去，恐遭非议，对莫尔根名誉不利。或黎明或半夜离去，这当然会使正处在深深地迷恋着哈丽的莫尔根总有些不尽欢愉的感觉，哈丽已经知道，莫尔根的夫人已经去世多年，且年龄较大，家中只有一个女仆。在一次欢愉之后，哈丽温柔地表现出恋恋不舍在此过夜的意思，请求到莫尔根家居住，朝夕不离，纵情相爱。此时，莫尔根已经无法离开哈丽了。在交往当中，看到哈丽是真心爱他，在一起的时刻又是多么惬意，

并且表现得既温顺又体贴，又是荷兰人与爪哇人的混血儿，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以他搞反间谍工作多年的内行眼光，丝毫没有不保险的迹象。虽然自己身居掌管军事机要的重任，但是只要自己处处小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再说这种同居在当时法国并非罕见，虽然在战时，但也是无可厚非的。莫尔根这样在脑海里迅速转了一圈，看着怀里这美丽多情的女人，还能有什么话说，当然是欣然同意。这样，哈丽就大大方方地担当了莫尔根的非正式家庭主妇的角色。

发现密库

哈丽和莫尔根同居之后，对莫尔根倍加温柔体贴，对莫尔根的感情更加浓烈，除了使出浑身解数满足莫尔根的性欲要求外，还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莫尔根。莫尔根毕竟年纪大了，精力有些不济，哈丽就把莫尔根的起居照顾得异常周到，简直胜过了夫妻的感情，使莫尔根的生活过得十分舒服。哈丽博得了莫尔根的依赖和好感，使莫尔根放松了警惕，把哈丽当成妻子一样看待。

莫尔根家只有一个女仆，照料家中的杂事。哈丽对女仆也非常关怀，经常和女仆聊天，感情逐步拉近，有时还帮助女仆做些家务事。女仆有什么不周之处，从不训斥，女仆有什么为难之事，尽力帮助。和女仆的关系非常和谐。女仆在男主人面前，有意无意夸女主人心地善良，随和亲切。这就使莫尔根感到非常满意，省去许多烦恼，对哈丽就更加爱惜。由于女仆对哈丽不仅不存戒心，而且还视为知己，所以哈丽在家中的行动，从来没有引起女仆的戒意。女主人指导和帮助女仆清理房间，下厨做饭等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哈丽在较短时间内就熟悉了所有房间的情况。

哈丽当然是想借收拾房间的机会，去寻找金库安放的位置，但是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一个保险柜之类的东西。这使哈丽困惑不解，这样机密重要的图纸，莫尔根决不会随便放的，莫尔根的办公桌抽屉使用起来很随便，有时钥匙就放在桌面上。为了不引起莫尔根的怀疑，从不接近办公桌，她判断决不会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看来说放在金库里的情报是准确的。那么金库到底在哪里呢？哈丽继续留意各个房间的一切，也没有发现密库。

一次在女仆准备晚餐的时候，哈丽借口到书房去看看报纸，又到书房去寻找金库的位置。她这敲敲，那摸摸，没有任何破绽。她索性坐到莫尔根的转椅上琢磨应该怎样找，不自觉地转了一圈。因为她是翘着二郎腿的，右脚的高跟鞋跟划到了办公桌背后墙上的一幅巨型油画。她试图擦去油画上的划痕，一动油画，好象有些异样，再稍用力一活动，顿时豁然开朗，原来油画后面是一个密库。她移开油画，发现库门上有一个号码拨盘，上面有0—9的数码，就立即断定使用的是密码锁。发现了密库，哈丽相当高兴，工作毕竟是有了一步进展。但密码到底是多少呢？没有密码就无法打开金库，使用别的办法在莫尔根的家中是行不通的，时间太长，响动太大都必将被发现。再说这金库十分坚固，铁皮相当厚，缝隙十分严密，简直无从下手。看来只有搞到密码才是唯一的办法。那么怎么才能搞到密码呢？

套取密码

哈丽确实遇到了难题。她深知，对莫尔根这样行事谨慎，警惕性高的老资格机要官员，要想从她嘴里套出密码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无论使用怎样巧妙的语言，无论在莫

尔根多么顺心或多么甜蜜时时候，触到数字这个敏感的神经，都难免露出马脚，为保险起见，这个办法不可行。

到底用什么办法呢？哈丽想到有可能记在记录本或其他什么纸上。于是哈丽就利用整理衣物的机会，仔仔细细地在他的衣袋里、抽屉和皮箱里寻找记事本。各种各样的记事本倒是翻到了几本，逐页查阅，也没有找到有关密码的蛛丝马迹。

哈丽并不甘心，又去翻阅书架上的书，希望在书里能找到夹在里面的纸条或有特殊标记之处。莫尔根的藏书很多，整排了两大架。等莫尔根上班一走，哈丽就或者借口收拾书房或者借口看书，逐本去翻查。她先翻大部头的精装本，再找莫尔根常看的反间谍史料书籍。忙活了好几天，翻查了所有书本，弄得头昏眼花，也是一无所获。接着哈丽又翻了床底下，床头柜，查看了所有瓷瓶等文物。查看了客厅沙发茶几下面，甚至掀开地毯去找。总之，细心查看了莫尔根家中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记载密码的东西。

哈丽重新坐下来缜密冷静地分析密码所在，想来想去也理不出头绪来。在她彻底冷静的时候，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几天连续不断地翻箱倒柜，有些冒险，一旦让人看出反常，向莫尔根谈起，就太危险了，好在女仆与哈丽关系很好，也真把哈丽当成家庭主妇，再说女仆没有什么反间谍知识，还真的没有引起莫尔根的怀疑，哈丽确实有些侥幸。

哈丽又进一步想到如此老谋深算的莫尔根，保存这样重大机密的设计图，可能不会把密码记在什么地方，以防万一失落。这时感到自己这几天的行动有些愚蠢。密码很有可能记在莫尔根的脑子里，那么想办法套取是最后一招了。

这些天来，莫尔根公务比较繁忙，每天回到家来都有倦容，情绪也不太高兴，和哈丽的柔情蜜意也稍有减退。哈丽看

在眼里，就特意为莫尔根准备最可口的饭菜、亲自为莫尔根洗澡，说些奇闻艳事，在床上也一改激烈的性爱动作而变得格外温顺体贴。这一切手段使莫尔根回到家里就感到轻松、愉快、舒服，对哈丽更加爱怜和信任。借此时机，哈丽有意无意就家中的日常开销、购买物品花钱多少，请朋友聚会买多少酒和食品等与数字关联的事情，与莫尔根研究家庭生活的事，这既使莫尔根认为哈丽精于持家，又尊重自己。哈丽则企图在谈论有关数字的话题中，捕捉和发现有关密码的蛛丝马迹。虽然莫尔根与哈丽毫无戒心地谈这些事情，但哈丽怎么也找不到和密码相关联的数字，结果仍是毫无线索。

哈丽动了一番脑筋之后，在一天夜里，与莫尔根一阵快慰异常的云雨过后，吻着莫尔根那多毛的胸脯，娇滴滴地说，明天晚上要参加一位女友的舞会，这次舞会非常重要，有法国军政要人光临，应该打扮得更加体面些，对莫尔根脸上也有光，可否买一件镶嵌珍珠玛瑙的高级晚礼服。莫尔根欣然同意。莫尔根完事后显得很累，哈丽就要求自己去金库取钱。这没有引起莫尔根的怀疑，但是也婉言谢绝这一要求，说明天早晨给她取钱，哈丽当然不可强求自己去开金库，哈丽的这一招也没有奏效。此时，哈丽真是有些一筹莫展了。

智取设计图

哈丽迫不得已，只能厚着脸皮向柏林详细汇报实情，看来这次真的要翻船。黄昏时分柏林的回电来了：工作仍有成绩，万勿失望。据可靠消息，莫尔根的金库密码为六位数，严令哈丽必须亲自试开，24小时内把胶卷送出，不得有误。

哈丽深知这份情报的分量和对德军的重要价值，也深知德国情报部门对这份图纸是志在必得。几年来，德国人已经给

了她巨额金钱，才使自己在巴黎享受如此舒适、奢华、富有的生活。如果这次重要使命不能完成，那么德国人很可能将自己抛弃。一旦被柏林抛弃，这纸醉金迷的日子就会结束，而且恼怒的德军统帅部极有可能惩罚她直至秘密处死。想到这里，哈丽不寒而栗。猛抽几口香烟，决定孤注一掷，当夜立即行动。

她与莫尔根共进晚餐时，悄悄把大量安眠药倒入莫尔根的酒杯。老家伙没有察觉，一杯下肚，就倒在床上睡得死猪一样。

等女仆收拾完餐具，进房间休息的时候，哈丽蹑手蹑脚走进书房，拉上窗帘，掀开油画，开始试旋。她只能凭运气。先试事先猜想过的一些数码，但很快地一一碰壁。以后，她就不断随手拨上6位数试开。她越拨越快，平均不到5秒钟就拨完一次。不到2小时，她的手已麻木，臂膀酸痛不堪，汗流夹背，精疲力尽。她一屁股坐下，再也不想动；子夜时分，格外宁静，除了隔壁房间传来的莫氏轻微而均匀的鼾声外，周围没一丝声响，连落针的声音都清晰可辨，哈丽从来也没感到自己这次竟会如此无能。她想起行动前曾打电话给一位熟识的数学博士，询问一道与这次开锁类似的智力趣味题：如凭乱猜有多少种答案？博士不加思索脱口而出：999999种，即10万少一种。她“咯咯”一笑，似乎随便问问，内心却倒吸一口寒气：如运气不好，该要开到何时！当时她不愿再想下去，因为她谍海搏浪的运气一直不错，这次或许也会逢凶化吉。

歇了几分钟，她继续试拨。她心中还存有几丝希望，总在期待下一个数码会产生奇迹，可是等待她的仍是一连串无休止的失望。

“这样下去，恐怕一个月都打不开”。她心中悲叹，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双手抱头，绝望得简直想痛哭一场。

突然，她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女仆房间里传出一些声音——勤劳的女仆已经起身了。按惯例过不多久，她就要前来打扫书房。哈丽不能让她看见自己在这个时候独自在书房，否则莫氏知道后一定会疑心。她慢慢站起来，打算出房。“不，我不能这样自甘惨败！再想想看，还有没有窍门”。突然她想到莫氏曾在一次饭后随便说过的一句话：“唉，老了，这几年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了。”她确信莫氏讲的并非假话，因为她想起几件事可以证明他确实有些健忘。“既然如此，那么不规则的6位数密码他也有可能记不住。他不大可能将密码记在本子上，因为本子很可能遗失，而且这老不死一向小心谨慎，记在本上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何况我也已翻过他所有的记录本子。由此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将数码巧妙自然地安置在金库四周，以便开库门时随时可见。”想到这里，哈丽一阵兴奋，当即仔细环视金库周围。她的视线在墙上的老式挂钟上停住了：钟……时间，不是与数字密切联系吗？黎明将近，钟为什么却停在9时35分15秒？喔，想起来了——这是只坏钟。她记起曾问过莫氏：“为什么不叫钟表匠来修？”莫氏回答：“早已修过几次，都没修好。”哈丽现在分明记起当时莫氏的神情似乎有点不自然。她再次抬头审视这钟，越来越发觉它与同周围豪华富丽的家具装潢显得不相称。9点35分15秒，不是93515吗！哈丽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可是忽然她又沮丧了：只有5位数，还少一位呢，时间一分一秒在静静流逝，传来的声音表明女仆已经在收拾隔壁房间了。哈丽边轻轻向房门走去，边死死盯住挂钟，苦苦思索。猛然，她想起莫氏爱在夜里独自在书房反锁上门看书读报，他也有可能大多在这时存取密件。9点不是21点吗？6位数出来了！哈丽这时已没有时间再兴奋了。她快步走到库前，用紧张得有些颤抖的手拨好了213515，只听见轻微